

美院費恐洩冒破將來修理不及為籍口矣切戒

一尊經茂對堂房原不與人借處兩廊即許借而椅
棹床張從未開禁今後會罷務須點查收拾但有
翫規借許以致損失者除賠補不美外交代之日
鳴鼓攻之

一書籍仍不許借出閣門如有失脫照前認賠另罰

一左右兩圃不許縱放牛馬作踐其松樹雜樹已於

前月查記有數不許縱人盜斫松油以致倒壞所

種茶頭并須時灌培之

德泳識

港源會紀

乙卯初冬汝學弟洎鄧生聲蜚大集同門友于港源

二生請曰某等將偕計遠別願先生有以教之時諸

老論性有以大虛言者有**雜**氣質言者紛不一

兩生請曰性終可得聞乎予曰昔儒有云緣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矣然此語却亦未當吾以為財說性時

即便是性即未說時亦無非性生曰云何予曰試與

手証之今夫天之繫日月星辰者何物四時所以錯

行日月所以代明者又何物地之載華嶽而不重辰

海河而不洩者何物環海內外川谷流峙相錯而不
相礙者又何物以至龍馬何以有圖河洛何以有書
幽而鬼神許多情狀明而鳥獸草木許多生發遠而
古聖先賢許多蹤跡近而眉毛膚理許多色相莊之
而至於石可火鐵可金草可著窓鷄可語畫龍可躍
為主宰者何物為變化者又何物然則所謂性也沛
滿宇宙此亦其一觀矣雖然總不若中庸所稱為飛
魚躍之為顯明親切也今世學者每登壇說法處無
他奇但曰默識曰信曰聞曰察以為不了義語次之

之為言謂從二氏而後有泰又次言七項不為識為
信為聞皆孔氏微言試使就而證之又究竟不過泰
之之義吾以為此處雖極洞徹總於人情世變毫無
着落吾儕且放下此一論須近裡着已求之便得
曰着已云何予曰中庸以未發之性而必冠之
以喜怒哀樂孟子言性善而必發於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端則知曰性曰情雖各立名而無分設故知
莫見莫顯亦無非不覩不聞而中庸論慎獨之功即
從戒懼拙出言之蓋未有獨處致慎而不為戒慎恐

懼者此聖學所以為實也陽明先生洞見此旨特提
致知而又恐人以意識為知特點出一良字蓋以性
為統理而知則其靈明發端處從良覓知則知不離
根從致完良則功不後時此正慎獨關鍵妙訣吾儕
但當從此訣用工喜怒哀樂歸於中節而不亡已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一任初心而不轉念則一念一血
一棒一痕漸而熟之便可入聖更復何疑但如陽明
先生所論格物却又有商量矣又問格物云何曰大
學止心直曰正心誠意直曰誠意致知直曰致知今

於格物獨奈何必曰格與不正以歸於正耶吾以為
聖人之學盡於致知而吾人從形生神發之後方有
此知則亦屬於物為己故必格物而知乃化故大學
本文於此獨着一在字非致知之外別有一種格物
工夫易言乾知大始即繼以坤作成物非物則知無
所屬非知則物無非迹孟子曰所過者化物格之謂
也所存者神知至之謂也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渣
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此正致知格物之解也而陽
明先生特不與窮致事物之理之說故費許多註釋

反多一層矣。雖然，即格物二字不必訓註以質於各
說，亦何嘗不通。試以質於感格之義，則神之格思不
可度矣。以質於享格之義，則三旬苗格無為成化矣。
以質於格正之義，則大人格心正已而物自正，無作
為矣。以質於格式之義，則有物有則順於不知矣。以
質於通徹之義，則徹上徹下無畛域矣。即以質於廢
格之義，一并歸無有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至之云
者，非致力之致也。謂知到此而後為至也。蓋直從來
頭起，知故曰知本。致知直到末頭，故曰知之至也。鳴

呼至吾此至也。至誠此至也。至此更無可上，故曰止
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是會也。同志竭誠稽切
連日達夕，各有相長，而特此為孔曾的傳不二正脉。
故具商之以贈二生。行李儻都中有詢及吾古之學
試出此印之。

証性億說

朱維斗王偉奏二兄將偕計北上一日儼然造而別
焉維斗竊以通家厚交有丰偉奏雖歡非積素然羅
生九竇數、向予誦揚大雅傾慕久之談下主稱稟
逆因詢及秋闈高捷夢卜朕兆豈無影響偉奏唯、
維斗曰向者徒謂先事之兆虛語耳往壬子之歲偉
奏猶然落鬼諸生而家之人業有夢其必魁江省者
偉奏曰然誠有之頃昨放榜之際殊覺寐然唯是先
年應學使試與同舍生共鼎烹而雉一紅一白迥

然各色似此亦為異事予乍聞不覺憬然悟躍然起
因質於二兄曰此誰為之哉予向嘗訪性理於諸長
者而未得其解乃今得之夫遽然夢介與覺出於當
人之身猶曰此一己之精神耳茲發跡顯名何預諸
人事乃已不夢而入夢之如此者此、則所謂萬物
一體者此其一解朝感而夕夢也夕感而朝夢也彼
緣此因或曰偶然而神告於數年之前然則古今一
息此又其一解矣至於西雉而色孰主宰是孰分別
是將所謂物各一大極又非其解歟泳昏不能進於

此學三十餘年然每讀王太常先生洎朱布衣先生
語錄且參且証如鍼芥相接毫不容爽茲亦無以
二兄贈請下一轉語夫明知萬物一體則疾痛痒疴
我與人實有所以相關者古人見一民之饑曰我饑
之寒曰我寒之蓋直從性源覓透真己故不以形骸
分析間隔寧令己受享滿足而使海內有不得其所
之嘆且也前千古之聖哲美堦可見前千古之禮樂
心思可通愛存慈著受命如響故曰堯舜其心至今
在故通乎此而功業可魏文章可煥三王可考后聖

可俟天地可建鬼神可質而世僅、以流芳百世託
於不朽之云則亦朝菌蟪蛄之喻耳雖然此皆統體
大極之說也要之聖學則理一而分殊矣大學為綱
領者三為條目者八中庸五達道三達德而為經者
九夫豈愛鯁、為取大道而綖分之蓋不合不大不
分不明虞廷惟精孔門擇善正為盡性細緻工夫而
近為二氏說者一切寵倖至託於罪福皆室修証無
門強者發塚抉珠弱者吮癰舐痔其為世道之害詎
可忍言此在諸公當事者直鋤而聞之豈異人任乎

夫今世言學者首推吾古復古復古真海內聽仰有夢
為客於里中者主人致黍稷酒饌醉飽行、甚適也
反覺而捫其腹楊然仍問食於其婦因大咲曰客則
客矣終不若歸而求之家有餘飽也二兄並有家丘
淵源覺而求之家有餘飽予請借為請益地萬無訐
此為夢語也

尋孔顏樂處所質疑

癸丑之七夕謝鳳兄彭芹兄在教復古時是會諸
公咸集予舉孔顏樂處疑義請質諸老各有云云
芹兄曰顏子之樂從博文約禮得之至於欲罷不
能而其樂可知舉座稱善予謂孔顏之樂芹兄尋
之芹兄得之吾終不能以人之得為得則終不能
廢已之尋而毋趨人以爲尋因檢諸子之說遍爲
尋討而終不得
其解因疏再請

自古聖賢之言有可註者有不可註者其可註者則
人不嫌各置辨論以求其理之是其不可註者則聖
賢之微言要以存千載之難端以俟夫人之自疑自
參而難乎其繫之以辭也如二程學於周茂叔每令

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樂而曰處所樂曰事而
每令之尋意尙倦、也則二程於此宜更有問而茂
叔亦宜更有示若既喻之則曾子唯一貫而忠恕便
有轉語何樂乎其末有發明也今觀諸子之解言人
人殊其以光景洒落言者無論即謂樂道則與道分
為二物即朱子亦非之然乃謂得後便自樂亦似影
響稍深言之不過謂即道即樂又或謂此味與我兩
忘或謂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或謂天理昭融毫無
係累云總之皆學究先生訓詁敷演常談不足醒發

若如此言則周子當時何不明白直說下幾句二程
何不亦更端造難雜問一場從此勘之而諸子之解
盡非孔顏之樂盡非茂叔之旨可知矣雖然予更有
疑於此者孔子不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乎則為此學苦癲甚矣又不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
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乎則為此學憂弱
切矣又母曰未能曰何有則徙義改不善又未必其
常快於心而憂又無時可已矣至憂道之不行而有
浮海之嘆有居九夷之思急、皇、其畏天命而憫

人窮又無時而可釋矣顏淵之歎子哭之慟後者曰
子慟矣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慟當此之時而孔子
之樂莫亦有不在其中否從孔子言之而顏若孔卓
莫亦或改其樂否是故以為樂有不常則非聖人之本
躬以樂為常豈樂一心而憂又一心乎以愚所以常疑而常
不敢問也有應於其側者曰吾人與天地一心也誠觀赤子不
失天地之心終日嘔而噓不嗔何其和也終日視而目不瞬何
其定也孔顏之樂唯不失乎赤子之心耳終日物來順應終
日廓然大公無去無來不加不損諸公試於此處尋之

知命解

鍾陵饒生子眉受學于復古數閱月且別請所以教
者會座中商及知命之學遂著其解以授之行李其
說曰大初之字莫得而知也孰是冶鑄孰是挹酌孰
是竅會孰是安排而人乘之以五蘊六塵日相凌競
而未嘗少休吽呌於椰榆之場聽鼠肝蟲臂之弄裂
皆伊命歷萬苦而滿於其所任受之殼譬之方歲之
孩興以搏黍則嬉奪之則啼規規焉以人之慰慰為
得失而猶然自以為聰明才智何如其過人也嘻其

亦黯也甚矣人生賦命於天有不得不受者舜歆
而登上位許由能抗而逃之禹為司空而胼胝瘡擊
拊而舜百獸頽囑天於陋巷子輿歷詆而傳餐伯夷
採薇呂尚封國由斯以談何可數計是故良賈深藏
盜發其積高明之門鬼睨其室動而得謗名反隨之
功烈將就旋潰于成聚散成毀蒼狗白衣此其中可
知乎不可知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然亦
自十五志學至年五十乃稱知之而穎悟如賜猶
以為不受命嗟乎深哉今吾儕失口而談性命自鶴

輿端木何似而容易言乎妄嘗玩於羲之畫道州之圖
竊謂得之而茫茫芒芒終莫能名解則姑就下學言
之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至於中心安仁而天下一人而已矣

答問紀

子章問聖門顏回與原憲均能安貧者然孔子屢稱
顏回而不及原憲者何居座中有言顏回不改其
樂真能安貧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未免強制又言
顏回不知有貧已入化境原憲未免有貧在念師
曰此皆是道理註腳畢竟孔子不取原憲還多了
辭祿這念頭所以取顏回者以在陋巷而能問為
邦也一座嘆服

章又問顏曾俱聖門高第然曾子亦未見稱許者何

師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語肯輕易拈出與人的即此便是深與曾子處

陽聚徵問曰某也嘗有一大疑當初不知如何有天不知如何有地不知如何有日月星辰鳥獸草木又
如何生出人來又如何萬物皆為人用願聞其詳
師曰某亦有一大疑不知子如何有這一段疑又
如何能發這一段問子能就子之疑與問處解與
我、便一、就子之疑解還與子已又曰子之一
心已包盡天地萬物之理在只為己私世情障隔

塵蔽能從自心推勘根究直至生、處洞徹無疑
則一體瞭然聖賢言恭贊位育實非吾分外事若
不當體生一大疑只管去上疑天下疑地中疑人
物縱解得十分明白亦只是道理上盤桓一過於
已何益聞者皆有省

一日子章與劉子哲侍子哲曰昨縣尊出題樊遲問
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可見聖賢之學全不離
人上作用師曰固也雖然如子之見畢竟就汝與
我分別出人來猶二之也子哲悚然曰何居師曰

仁者人也仁不可濶更離則就身亦人也夫自愛
又非仁乎自知又非智乎且天下未有自愛而不
能愛人者也未有自知而不能知人者也愛以及
愛知以及知則何人非己何己非人故曰誠者非
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正聖門一體之學
子章躍然以為聞所未聞

問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莫亦與告子仁內義
外之旨無异否曰不然此二語重在一个人字上切
緊看言心是人二不可一日放者言路是人不可

一日舍者言其切於人如此非以內外分者試看
下文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
二字何等緊切

又問學問之道一節如何只說求放心不及由正路
曰正是、、可見義是仁之所管矣蓋人只有一
心而路則即其心之向往處故由正路即是求放
心落實工夫此學不明而世之言求心者只管去
方寸把捉勞苦無濟其過求者又只管去耽空守
寂而民物庶務漠然不相照正坐把義看仁外

分心分事雙夾不來殊非聖門識仁求仁宗旨
又曰以義入路也看做外邊然則曰仁人之安宅也
亦在外乎
問聖門諸賢皆不輕許以仁而微子比干箕子曰啟
有三仁伯夷叔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易許也曰
諸子從學問中起念畢竟多一仁字在念昔人謂
金屑雖貴着眼終是為翳若微子輩只見得如此
心安便自如此行為只了自心更不向名理安排
所以為仁曰文子：文如何曰終有忠清的意思

胡席予先生問曰死生之於人亦大矣人能於閻頭
勘破則世上事業無一毫足繫念者第其說竊有
疑焉如謂人與天地萬物同一性同一氣也聚而
為有散而為無是聖賢與塗人搃歸一杯土耳即
不聞道庸何傷如謂得道之人自有一種精光不
容磨滅吾恐形既不存神將安附所稱不滅者將
於何處安泊必如輪迴應果之說則從古聖賢之
死而生、而死又不知幾經輪轉所稱精光不滅
者又何在吾儒只論生不論死恐屬未備幸教之

三
答曰蓋天地間總是一陰一陽故於是有闔有闢
有聚有散有生有死轉禪不窮循環無端故乾坤
不毀而天地恒存人與萬物莫不各秉其陰陽之
消息而成變化而唯人之為生取精於陰陽之間
而靈明獨異所以謂天地之間人為貴也今試看
世界上那一件不是人做出來山河誰為莫安鳥
獸草木誰為宰制即從來文字名法宮室舟車衣
衾網罟之類使二氣不廢其功五行不失其用者
誰為條畫故知人為萬物之靈也今若循無極大

極之論猶屬勦襲吾輩但虛心研究其所以靈於
萬物畢竟有個甚麼道理在形色之中而莫得其
朕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指出仁義禮智
非外鑲我而特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露其端倪
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卒然感之而不容不然
者故曰性善也人於萬物中獨能得此善根以生
於世以秀出乎萬物其所當珍重何如故人能由
此四端察所從出之善根保任不失渾然本心用
事而不令自私用智叅和其間則天以此予我、

以此完天一息可以千古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曾子啟手足而曰戰、兢、履薄臨深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彼其仁為己仁實、落、見有此一種
善根與萬物異故一生戰兢以完此理至啟手足
之日而後已也此生人正理亦聖賢正論也若不
完此理即不得為人不得為人即與禽獸何異即
善根或有發見時亦自安過不去故每、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真正到此時打心不過故知當早、
修行早、聞道者謂有一種精光不磨則以二氣

觸感之交密或有之而未必盡然如詩咏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孔子夢周公先儒謂克彜其心至今在
此亦由生人精神凝聚對越恍然如或見之所謂
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難道真有在上在左右者直洋洋、
如之耳若以此執其必然則傳所載伊尹伯有之
屬尤有顯然踪跡而克彜周孔輩反無過化影響
豈伊尹伯有之精光優於克彜周孔必不其然故
愚嘗妄謂此生以前難道無生人之理然屬混沌

此生以後難道無死人之理然屬否渺且今世上
間亦有知前生來歷者又間有去時精爽不亂去
後亦或有顯靈示異者若欲裝點立論而托於神
以知來知以藏往之說則何人不可但恐論者只
為搖舌弄嘴駭世欺人實於在世為人何當秋毫
無補蓋孔之為人也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顏之
為人也曰擇乎中庸奉、服膺曾之為人也曰三
省吾身孟之為人也曰耻為鄉人、道之不知不
盡吾愧焉吾修焉夫我且不暇焉嘗乎豈聞死夫

子曰未知生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夫以直而生以直而死原始此直及終此直便是
知死生之說若曰死生事大輪回如何應果如何
則彼家以此立教使人毋貪生怖死機推假令孔
顏而在亦似攢於不語罕言之類雖曹相証也亦
曹相誕也吾又安能知之

一友問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是如何
答曰莫說善言善行即聞一不善言見一不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禦只是一樣其友未達師曰三

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及看便是難道有兩個知體

七夕小會有問生死之說於謝鳳臯先生者先生曰
吾輩當下只要死得若種、色、索絆斬割不下
却難語此師曰諸生且說要生得莫錯認此生以
耳目形氣當過湏反求所以生、者如孟子所提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就而認取來頭保任不失
為子而孝為臣而忠為弟而恭交友而信推之應事接物
無非此意方不虛此生纔可謂生得然生得便是死得

問君子以量勝使人無所容將不失之隘乎曰不然
夫蟬蛭匿於縫隙蚤虱族於敗綿蟋蟀鼓於戶下
毒蠱伏於叢棘狸鼠托於窟穴虎狼依於巖陰奸
吏集於汚府邪臣混於亂朝夫豈不容而所容者
非也止水之清雖晰人鬚眉而不為奇秦鏡懸朗
各自見其奸娘而人不得歸怨焉君子之於人也
虛心而照平情而應使其可容者自容不可容者
自不能容終不以察與焉而已若一味包納含容
以為量則恐蟬蛭蚤虱之類聚集堆積雜欲求枕

席之少帖而不可得故君子不必不容人亦不必

容人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劉蘭亭問崇德修慝辨惑要求歸一答曰聖人論崇

德修慝辨惑明是三條就崇德中又有主忠信徙

義二條他日語樊遲則先事後得又另一崇德之

方亡身及親以解惑與愛惡生死又另一惑以同

異論之則聖人之言久離矛盾莫此為甚足下直

謂德之本體無惑而又信忠信徙義為崇德更無

可疑又謂先事即先其忠信徙義之事以聖人分

條而各解者足下乃含叔而自信以聖人問同而

答異者足下又欲求說以歸一則不啻前大疑也

竊謂聖人心孔朗融開眼都是洒掃應對無非崇

德無非辨惑吾侪只多見性二字在心隨處要紐

扭穿闢比勘費半究竟無益然則今如之何亦曰

辨惑而

問六言六蔽答曰六言六蔽聖人只說要好學今便

扯歸見性何也好見性而不好學其蔽也荒

問日知所亡節答曰日知所亡是聖人無知否月無

忘所能是聖人所謂我無能否

問盡心章卷曰盡心一章是孟子慮人看得天與命
本不可窺而特就人身心上提點起來使人有可
用功之處大虛之內總、無可名相但自人生以
後論之則由大虛有天之名由天之主宰有命之
名其於人也從至善之體言則為性從性之發竅
言則為心從心之邪郭言則為身天與命固不易
窺而身與心則屬於人而可據者故孟子此章精
神只歸在盡心二字盡字非如盡職盡分之盡人

心本有分量而滿足為難不滿足則心為不盡稍
有不盡之心豈是知性知天之學吾人今欲體驗
盡心之盡惟有如好、色如保赤子二語明白易
見此處渾身透體凝聚融結行住即想無非這個
故孔子再三提說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也而先儒有云假使愛親如愛子世間人子盡曾
參即此觀之可知人之於學只是盡心二字為難
毅手若是盡其心者毅滿自慊毫無不盡去處不
必別講知性學問即此便見得不觀不聞之地融

會貫通至善流行絲毫無所沾掛豈不是知性了
既知性則天又從那裡躲着面目又豈不是知天
了此節只預先提醒人要開眼慮人不能識認即
心即性便將天為虛空一物豈、去傲奉天功夫
却是誤事然知天是泛、說的必事天而後為真
知事天事字難道如奔走承順趨事服役之事畢
竟在盡心上着功夫心恒盡便自不失不失之謂存
心恒盡性便無害無害之謂養此處戰兢惕勵亦
臨亦保戒慎恐懼上帝臨之所謂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是事天工夫工夫至此盡矣
末節又是兜底起生死一閑打破示人令人看得
生死妖壽別有箇主宰、別尋一功夫去抵當
他故此不免溺于仙佛異說以為逃死脫生之計
畢竟於盡心功夫未免搖惑夫莫歿於朝菌蘄姑而
莫壽於大椿人所明也然總於大虛不過一瞬人
顧強作二見故於學問有頭無尾若是妖壽生死
不作二見只是盡心功夫堅持到底以俟其自盡
又豈不是命自我立手段修身字下得好妖壽是

就有身而言故此下一身字切磋琢磨俱是自修
之功以切磋琢磨之功參渾然至善之體則即身
即心即心即性雖顏子之效安見不等於錢鏐豈
不是立命的証左乎今人看一命字懸天懸地無
可措手不知大氏先在開眼透性透得性過却又
不是虛堂不過在此心上求個滿足分量大九聖
賢教人見地貴虛而脚跟貴實究之不可窮極而
據之必有看落此學歸在心上就實理會好善如
好、色惡、如惡、臭出獨之中如對視指啟口

舉足動有鬼神天人一貫氣命不分真是吾儒大
了手的事業然竊有恠者今世談學類於知性述
天之說疊、能言之獨於自心先已置下曾不思
呼蹴弗受反受於無禮義之萬鐘乍見弗忍及忍
於兄弟之無告爾汝弗受反甘於昏夜以乞糒
餼必全其生反使恩不加於百姓此何以故中有
所蔽而心量故弗滿也故孟子大呼醒人曰此之
謂失其本心失其本心而何語於能盡又何幾於
能存以是而談達天之學則自欺、人其業與詈

天詒天等吾侪不任此學猶曰通曉塗說身既任
之而甘自欺、人此猶可謂有人心乎然或者謂
朝聞夕死確有來去而修身立命之旨尚需深參
則應之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
也今有口不誦周孔之言念不理語孟之緒而正
寢雍容托生寄跡者亦或不失其有行法俟命
終身不二者而寃之易貴結纓了無下慕此皆不
和其所以然但是不以妖壽起見不以生死動情
始終一心毫無掛帶此便是合德合明合序合吉

凶攔柄若必欲拿定責斂則悲極於有極却於大
虛原來已自窒礙而何以語達天知命之學

有問致知在格物者荅曰學問提一知字為性不容
言從性之覺倪以顯性也故大學曰明德德而曰
明則知在其中矣天下無之非物亦無之非知之
貫天地鬼神前王後王一同此知是故君子之道
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
不忒有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
以不忒不謬無無疑不惑者以此知合符節故也
但於物有未格則知便有不通故欲致其知必在
格物物格二字當細玩玩弄光景者畢竟遺物徇

泥迹象者終難語格此地非虛非實非難非易聖
人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政在於此必物格而後知
至至字下得又好謂至此而誠正修齊治平一齊
了徹更無遺事曰至曰止可見人識神意見一毫
參入不來矣

問大學之道一條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親民原自無混明明德與止至善當作何分
曰本章原自明白只為講學者各用意見立論及
致糊塗了原夫致知以修身却不是明明德原夫

修身以齊治均平却不是親民原夫格物以致知
却不是止於至善

致知在格物致字是致力之致分明謂致知功夫舍
格物更無致力物格而後知至至字是至極之至
分明謂必格物盡手而知之分量始能完滿至於
知至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修而齊治均
平一以貫之矣故學問全段功夫只在格物以致

其知

近時多以石經與古本有辨紛紛而以朱子分章為

反以格物致知補傳為贅其說良皆有見要之去
 聖既遠其言傳殘闕錯誤實無確據即漢時註疏
 傳至今日矣其師授者又多矣吾輩只以自心仰
 合聖人之心但大旨明白即一段一語儘足受用
 不必強為構闢甚至一字牽合遂失大指一見執
 着反增晦蝕就如格物一說止為物有本末與此
 謂知本二語牽絆務將物字承上格物本字照下
 知本自以為得聖人不傳之秘自愚觀之似未奇
 特大凡聖賢著訓必不似今人作文務為照管展

接如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云、亦大凡論理開
 八字語如曰其本亂而未治云、亦只就修身為
 本論來因大凡申大警切之意不必過執已見牽
 合附會不然則知所先後止曰近道猶似與道為
 二而此以格其物之何者為本而先之浮泛一語
 便謂知本便謂知至亦自說不去了又本亂而未
 治一節以身與天下國家對言猶可至吾身薄句又
 為之解曰本亂而未治者吾身為其所厚者薄也
 却不牽強乎

乾一動而後有天有天而後有地而後有萬物故乾
為造物之始故易曰乾知大始提一知字分明是
開天開地大眼目非知則乾坤不立唯聖人能致
此知以定乾坤此學問大主腦也所謂知至至之
云者若曰知之所至聖人至之可與幾者是研幾
於其始也知止事也所謂知終終之云者若曰知
之所終聖人終之可與存義者是成能於其終也
能得事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
御天御天云者乃聖人事天的真學脈故舍致知

則聖人無學全格物以言致知則非聖人事天之
學總總推勘到乾知原頭則止至善更無遺蘊故
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門此學有上下而無壅漸故大學劈頭六言知止
知止而定靜安慮一齊俱到只在知止討取消息
所以陽明先生專提致良知三字良知即止之端
倪其用萬物皆通而其體一物不黏故不佞遂以
格物為知止工夫就物言格便是下學從知化物
便是上達戒慎恐懼何等精密工夫俱在此用而

須更不可離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
所不見乎此段工夫徹上徹下前無起手後無結
局只在時、致其良知故謂舍格物則致知別無
工夫則可謂格物為入門工夫則不可程伯子曰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此處毫
釐千里恐有異同正求相長

石菴康日韻

竊惟自古大賢學有本領本領云者非祖高一說標
立家數以自為賢已也天有與我公共一理從頭
透直信本心通一無二不逐塵根不負靈會

靈明

活潑絳備法象廣大纖屑無之非是其於立人達
人良飢民溺一切宇宙內事更不容推而隔於分
外此豈可與意識卜度理路把捉者同日語哉世
之學者只是信此不過是以議論日煩迷惑日滋
即號專門實力者亦頗體會矣亦頗尋毫矣亦頗
握持矣而會上每談動曰念愁起滅功慮作輟夫
念至於有起有滅功見得有作有輟毋論滅為斷
絕即起亦為生浪毋論輟為墮落即作亦屬添足
扶籬摸壁妄意得手叅前倚衡終非覲面竊意古

人順帝之則從心不踰不違如愚者終非此段先
景如此言學竊想終生一世未得本領而見同者
只以同為附和見異者只以異為標榜慙、謬、
口吻盤桓總之自己學業無大光明而古人所謂
經綸康濟參贊化育等語只在道理上懸想惜作
一段好話而已不肖謬意今日談者不但眼前可
憂而糊塗懵懂傳染世界如學究教後生先入為
主使人茫死蘊蘊一生不得出頭開眼豈不為萬
世之痛哉右東洪紫雲進士

示友六條

志於學問與流俗自不期遠安於流俗與學問自不
期遠然流俗之得意不過在聲聲艷美之間一或銷
歇而意趣沮喪毫無生色學問之得意反在收斂保
聚之內雖至窮窘而志操益厲越見光芒古人所以
辨於得失之分雷於上下之遠不以彼此易也嗟、
百年身世光陰幾何奮志惜陰猶尚覺晚況是依違
玩愒日復一日將何能得學問之用乎思之
君子不貴名利之馳驟而貴身世之安閒不貴聲勢

之薰灼而貴自心之無愧怍不貴肥甘輕煖之贍足
而貴日用之清爽不貴前呼後擁之指使而貴官司
之無挂累不貴交游之多讚賞而貴身後之無指名
不貴閥家之謀力而貴範家之詩禮不貴金玉田地
以遺子孫而貴子孫爭常之能久遠嗚呼人誰無照
人之明而自照則疎人輩無薊賢之心而當境則悖
人誰無言善之日而自悔則遜要之以講學為鑪錘
以師友為飛澤以天下萬世為主意以聖賢書傳為
弦常則庶乎能知所貴而貴之耳不然其不至貴賤

倒置者幾希矣

膽大而心小智圓而行方此正經世學問不可不知
者然非性靈通透學力深純者不能以與于此故中
庸言學問思辨已百已千乃所以為方圓大小鑪錘
而生稟氣質始不能限若不從事於學則大以恣肆
小以畏怯圓以機智方以膠固所詞毫釐差而千里
謬者有志者細察之

性者虛體也惟虛故無不實學者但從實者腳從虛
開眼則文章功業湯爭難名衿衣鼓琴若固有之

謂經綸立本而無所倚是也不然則執有徇物滯、
泥、又不然則墮體蔑物與世無情偏枯支離均不
足以証於千古大中至正學脉

天地鬼神遇事發畏然恐在禍福利害上著脚終涉
疎淺古人亦饒亦保若淵若水不論有事無事一是
恂懼本來作主即天地鬼神且不能違此直是合德
合明合序合吉凶聖學正脉

天下之人莫非同類自脩自檢正是自家造福豈能
以此分毫上人故古之知道者地位愈高圭角愈融

操守愈嚴包容愈寬故能以己之善善及於人而功
化自宏成就自大是謂成己成物盡性之學

示胡生

士之於學猶五味之在和鹽醬既加則酸醎頓異故
士唯不聞學耳苟知向往則今日凡夫明日便是豪
傑入孝出弟謹言信行愛衆親仁兢、不敢放過要
以自快本心非有強勉而然真積力久透見本真即
天地亦無不相似者此乃吾輩向學實、落、不容
矯偽的印証胡生以素品之質雅有朱藍之志而

問學於余余喜其可一日千里也故書此以勗之

與夏三生

古人以天地合德為志故直從本體亦保亦臨不使
一毫自私用智沾帶掛根今人以世情調適為志故
止從爭為安排布置終不解於不覩不聞上開眼立
身於乎總之一壘而上下分途人品異究此毫釐千
里之辨也雲屏先生寢疾謂宜有所效於三孫故
為書此三生誠從此辨學立志遠造超九近以遊萬
間庶為達天法祖頂立乾坤上品

會中似歐中吳兄

昨會料理精詳人心鼓舞俎豆光輝斯文華彩曾見
兄粘出禮于壁三致意於無不敬之旨則此敬事之
實學也欽服、夫學務革故而鼎新故狹而新之以
弘故徑而新之以婉故膠而新之以遠故簡而新之
以文故近而新之以遠凡此者皆敬也昔儒堂庫三
年學乃大進夫心存主敬何事非學知兄必益進無
方也勉旃、

似劉懷字兄

人家骨肉參商者每當事務坐觀勝敗昨者一會諸
兄咸協心勸贊惟恐有失如手足相顧不言自喻似
此光景莫將容易看過想唐虞之世師濟鄰翁當無
通此語云和氣致祥吾有以占復古之必熾隆也孔
子曰仁者人也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方寸機括即舛
而在唯諸兄察識而克之即學無遺事

與劉生君緒

大九人家道將興必有一輩賢達之士倡明學術聯
屬鄉邦敦倫明分正己率物以先之久之風俗醇厚

世續代承醞釀既深自有光榮顯發如樹得培植然
翁盛自不容掩

示彭生

學問是了自家事如饑者不得食不飽寒者不得衣
不煖若人或有痞滿痿痺之症不知饑寒即得食與
衣不為受用如是而或向人求食與衣亦徒耳吾儕
生身在世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及閭閻居室孰非履
歷實際大學所謂事使前後左右之交是也使非此
學運行流貫於其間則違道干譽拂人從己種世

情層見叠出究之此中不免愧怍外亦不免彌縫消
沮聞藏受用何在故曰知饑而後自求食知寒而後
自求衣知不受用而後自求學至自求學而學思過
半矣

示李生

新沐彈冠新浴振衣古人不欲以舊染之污沾帶新
體如此吾人本來性體潔、淨、原無不新唯妖氛
蔽天風霧翳日塵情紛擾而性體遂不用事是愛心
不如愛身也直須戰兢惕厲暴秋陽濯江漢以合於

不體而後可以語於自新之學故湯盤曰日、新又
日新

示胡生

盲者陷坎而殞其身非不避坎之過則失明之故也
情者遇重而得疾豈於重自所愛焉乃不察於其害
耳大學謂知至而後意誠當推此會之

又答問

學宗靡常期於受用苟法無定要以會心夫目與金
牛而始用刀則一徹盡徹此亦知也探桴覆局而後

得者則先達後得亦一知也學者慮徒知涉虛而謂

誠意落實亦無不可顧明、德大志欲何如耳

書勉同志

天而不少欠缺者人之神也人而不容加飾者天之
化也合焉之謂入聖透焉之謂達德由是而學焉之
謂立命是學也一身非微萬象非夥形相不為礙虛
中不為空上下天地草木鳥獸不為粗細縕變化消
息往來不為精是天下之至妙至妙者也是故學而
得之則吸風食露而不離家常茶飯撒手放步而不

廢羽鏤磨礪天下四吾分內有天下而不與毫身
於天下而遷世不見知而亦無悔前千古之、而吾
在後千古之下而吾亦在達而廊廟則浸洽薰蒸為
雲為雨窮而畎畝則甄陶鑄鼓為範為模總以天下
古今之命為、而自私用智毫無干涉叅和其間是
謂通神體化命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正派的脉

會中獎戴兒

便宜却酢即昔人子父同心一般事皆如此吾所大
喜也凡事唯心在便自照當便自停安便自人已俱

正學
三十五
安勉之

示贊明兄

謹厚居福浮傲敗度自古不爽爾吾為子者深念之也場事已畢宜望同志之友聽大會之教與正人若不能不正莊嶽之益蘭室之薰不知其所以然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今抱子已周歲矣當猛思所知者何也上天以此福汝湏知所以事天祖宗以此續汝湏知所以報祖舉心動念無非仁孝誠敬而一切世界情思都不啗其胸中幽冥之間福乃滋厚

古人所為保世昌後計者良不誣也念之

養心最要平等譬之水然稍起波瀾便不能平是故君子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人言當聽則聽人善當從則從只憑最初一念自中天則若就中又起一念般弄伎倆雖或保無破綻終與大道不符蓋近來聰明朋友多坐此病不可不知

深山窮谷百念俱盡當另得一種意趣烟雲水鳥皆是助學何寂莫之云也遠事不必言即近年朱松品公獨坐九龍山三年夏雲屏公獨坐南岳一年吾儕

須自家賞心便自受用此亦主張造化一法也

又

功名貴顯自有定分爭不能得推不必失何用把作

一件性命大事緊係心頭妨志喪品莫此為甚須時

時提省乃得

書壁誡子四條

人宦不可有怕窮之念此念一動往、墮間乞哀不

覺自醜甚則君親兩忘多少罪過都從此念造將出

求量故有埋沒一生不能出頭者其初豈願至此夫

窮者士之常唯君子為能固窮以植其節故曰餓死

事小失節事大

小不忍何與大謀得朱子以婦人之仁二語解之良

醒今人或為街坊戚風事求必勝枕席比昵情至難

割而不知喪節啟侮貽禍招尤害何可言吾儕以豪

三
傑自命直是一刀兩斷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時乎時乎不再來今人以六丁稱壽則三十年後便
屬秋矣由秋而冬曾幾何時毋論立身成名當及時勞
力就是三家規矩便當思及身後慮及子孫夫禍有芽而
亂有源也唯知時者早折而塞之故曰得時者昌失時者荒
士子未出身與閨女未適人同一聲價湏兢、愛護
不可使受一毫點污凡事作始雖簡其終必鉅勿謂
人莫已知設身看人我輩瞞沒得過掩耳盜鈴徒自
勞苦故曰教人勿知莫若勿為

寄訢東林社

四海之內號稱同志郎不必曾承聲咳接慇懃而脉
、往來慶寐以之者此何物乎程伯子曰人湏是識
其真心蓋秉彝之好出於同然雖通之千百世之上
千百世之下無不然者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君輩更
不必勦襲前人但從此一念點勘密察曾何假聯屬
何湏勉強直從直體流貫與乍見怵惕呼號不受同
一機軸吾儕就此識証存頭管領日用不令自私用

智叅和其間耶何往非善蓋源清流潔根固幹堅自然之理也而論者高談無善無惡究之不得其說又從而弼之曰無善無惡乃為至善今學士大夫且盛言之蓋陰已竄為新氏之餘裔而陽不敢顯為吾儒之叛臣愚嘗窮之亦有其說蓋吾儒之論曰庸德庸言耳曰居仁由義耳曰學不厭誨不倦耳雖夫人終身由之不盡其理而要以敷衍談說味頭有盡而一二才識出衆之輩又欲盡駕世間賢豪而籠之故其說不得不出於此必如此論而後縱橫拈弄影響唱

捧足以駭人心胞快人聽聞而日新日奇總作不了義諦故理道無窮而駁辯亦無窮能下一轉語者便為見性能發一疑端者便謂進機慧者倡之徇幻者借之而瞽者亦妄祈嚮之所以其說熾於天下昔人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來良為有見然而必曰無善無惡乃為至善則又不容不為彼藏閃為此回護矣不知此藏閃回護之心又何從來哉則真心自不容昧即此益足証果性善而更何疑焉故嘗試論之聖賢立論無不明白正大上下天地無不脗合幽明人鬼無不

貫通施之於身則不失身措之於人則不失人推之
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故名為經、者不易而
可常之理也今如無善無惡之論閃倏變幻入與出
奇可意而不可體可獨而不可同即不得為經不經
而何可以為道故孔子至此直曰予欲無言曰默而
識之謂至此寧無言也唯在識取耳識取其真則反
身而誠從何着厭無行不與從何着倦不厭不倦直
透善體則聖人教萬世而無弊此之謂經也惟經可
常惟常乃實故全部孟子而終之曰君子及經而已

矣吾輩今日相期此學亦曰君子及經而已矣及經
如何曰庸德庸言而已矣曰居仁由義而已矣曰學
不厭誨不倦而已矣

証悟彙

濂溪先生常謂讀一部法華經不如看一艮卦

佛印寓鸞溪濂溪先生謂見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得謂無心是道師云疑則別

泰公曰泰則不無畢竟以何為道師曰滿目青山一

任看

周茂叔牕前草不除曰興自家意思一般

程子云曾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

事

子季觀驢鳴亦謂如此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

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泛天

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

皆不識此義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別人吃飯從脊皮上過我吃飯從肚裏去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引說介甫

乃曰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

因云却不向他道這便是不會讀書

堯夫與程子語間遽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曰

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既知之安用數推

堯夫曰子以為起于何處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楊子安問伊川曰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先生以扇

柄画地一下曰從這裡起子安無語後以告尹彥明

且曰當時悔不問此画從甚處起彥明以告先生曰

待他閑時只與點然

馮東臯見伊川曰二十年聞教今有一奇特事先生
曰何如東臯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爾亦有一
奇特事東臯請問先生曰每食必飽

韓持國與伊川先生語曰今日又暮矣伊川曰此常
理泛來如是何嘆為公曰老者行去矣伊川曰公勿
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
顯道云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
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

得大早在

和靖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伊川先生疾革有門人進曰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
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

詹子南方侍象山先生坐先生起子南亦起先生曰
還用安排否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象山先生曰文王不可輕贊湏
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文王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
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五
象山先生與徐子宜同試南宮問天地之性人為善
論先生謂子宜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
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
也

陽明先生嘗揭教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
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王汝中却曰心無善惡意知與物一切如是
王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陽明先生曰有心俱
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

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
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
生問如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足異
有以良知面目問于陽明先生曰黑乎白乎舉坐皆
笑問者面至發赤先生徐示之曰良知面目赤

蕭惠好仙釋問陽明先生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
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惠慚謝謂問聖人之學先生曰
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箇要求為聖人的心
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

上章
自不會

張叔謙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個聖人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怕了走去如何講得渾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德洪進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

緒山先生訪先文莊於復古遂行先文莊曰西去有歐愚菴暫留一訪一友人進曰願留先生一點化愚菴先子曰愚菴是點化人的却云點化愚菴諸公因

同詣愚菴有問者曰先生平日作何工夫愚菴但曰照

塘南先生常言無見成良知快活受享不然孩子三日死去却不是死了一箇聖人

塘南先生嘗問於劉兩峯先生曰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作如何解先臺隨聲應曰性中只有個性曷嘗有仁義禮智來

兩峯先生一日呼塘南公曰女以我日間用工專在實地上修麼

南泉先生東潭蒙先生有云吾輩生既知禪學再無
得作不生不死人無得作半間半界人無得將聰明
來倩無得將意見來抵無得將平生行誼笑數將身
是個無知無能的愚人求轉身路

南泉先生貽書劉開卿兄弟曰賢昆仲寒徹骨半每
相見時能向我終日開口使昆仲開不得一口是其
徹骨時矣今尚早也

潘雪松常言近溪公嘗偕諸貴人謁一禪僧僧請教
諸公遍諸公曰我等可許入道否曰諸公皆可入道

惟近溪却不可入道近溪因請言其由曰載滿了近
溪損首數四已而將別僧又謂諸公曰此語惟向近
溪能道向諸公却不敢道

劉蘆濤謾紀一禪師自言吾未學時見山是山水是水既
學時見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問今又何如曰如今
乃見山是山水是水

顧涇九一日晨起呼童子視庭中石櫺報曰昨日含
盡今日花大放矣因喟然嘆曰渠却不虛度了光陰
有問涇九易義以乾坤二卦括盡餘卦可不必增設

先生曰汝從誰分上說曰從聖人分上說先生曰既是聖人却一字用不得

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涇九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

耿仲子與季士龍居喻月仲子未與一語及學士龍

志甚仲子咲而不答及別仲子送之江潯問曰孔子

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云

仲子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

省